

文脉流传 薪火相承

——关于《沈祖棻诗学词学手稿二种》

■张春晓

《沈祖棻诗学词学手稿二种》，系汇编外祖母沈祖棻先生两种遗稿而成。其中诗学手稿为《七绝诗论》，词学手稿为手钞大鹤山人校本《清真集》。二稿俱首次影印面世，前此未作整理，盖均非完稿之故。

《七绝诗论》为手写清稿，线装，由外祖父程千帆先生题签，计82页164面，按线装书简页惯例，中缝手写页码，其中74、75页码重复，但内容连贯无误，当是编码时偶有疏忽。稿件绝大部分为毛笔书写，偶以钢笔书写，间有修改痕迹，圈画清晰工整，又时见程千帆先生修改及批注。全书体例完整，详简稍有不均。目录下题“文学史专题之一”，目录详列“渊源第一”“家数第二”“特质第三”“格律第四”“制作第五”“类别第六”等六项。“渊源第一”16页，对七绝的五种起源进行论述；“家数第二”28页，阐释七绝诗的文学发展、各朝作家、兴盛情况，特别是对三唐、两宋时段逐一分析；“特质第三”4页（蓝色墨水书写），从文学手段、内容、形式、情感、表现方法五个方面评议七绝诗的艺术特征；“格律第四”7页，以句法、押韵二种分类，此章下千帆先生钢笔批语尤多；“制作第五”29页，“于篇章字句之转折句勒处，分为二十四格，各举名篇，作为楷式，以便初阶”，“二十四格”体例效仿传统诗学，详列：今昔比较、旧时、记忆、自、正、是、惟、有、最、是、似、不、及、犹、亦、又、欲、更、纵、却、无、端、莫、诘、问、不、知、重、复、呼、应、句、中、作、对、末、句、转、折、一、气、直、下、每、格、之、下、列、诗、歌、数、首、惜、无、详、解；“类别第六”则阙如。



▲《沈祖棻诗学词学手稿二种》，中华书局出版。

▶《沈祖棻诗学词学手稿二种》内页。

▶本文作者幼时与外祖母程千帆、沈祖棻的合影。



《七绝诗论》的部分内容于《唐人七绝诗浅释·引言》中有所体现。相较而言，《七绝诗论》所呈现的视野更加开阔，打破了断代文学的局限，对宋人七绝亦着笔墨。沈先生1934年入读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胡小石先生于是年春天曾经教授《唐人七绝诗论》，对七绝诗“勾勒字”颇多论述，计分十六格（据吴白匄先生笔记，见《胡小石论文集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沈先生或曾聆听讲席，其“二十四格”与胡先生所述相同者近十种，举例则选诗各有侧重，足见师承有自而别具

新意。全书实以在古典诗学的传统之上建构起当代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框架为旨归。此次影印，复原了沈先生对于七绝诗歌研究的整体构想。

手钞大鹤山人校本《清真集》，恭楷钞录于南京太平路石爱文印所制蓝格十行笺纸之上，字迹秀美工整，一丝不苟。此稿于郑校之外，录汪东、黄侃二先生原批近50处，均称为“旭初师云”“季刚师云”。汪、黄一派对周邦彦词颇为推重，辛亥革命后，二公同寓沪上，时常相与谈诗论词，清真词既为二人所爱，1912年且有《和

清真词》，则二人共批《清真词》当亦于此时。1985年，齐鲁书社出版汪东《梦秋词》，后附周本淳校录《郑校〈清真词〉批语》，云据沈祖棻、程千帆所藏；然不知此本今在何处。相较《梦秋词》所附，手钞本将二师原评归于各词题下、句下、注下，更能保留原评风貌，使读者的接受更为清晰，前辈学人砥砺相知、学术传承，于此可见。惜未能录全，仅卷上60首，至《蝶恋花》“酒熟微红生眼尾”（未完）止。另保存错页7纸（此次未予影印）。时间久远，历经世乱，草稿始终未弃，足见珍重。

手稿又一可贵处，是钞录了汪楚宝先生的四条案语，分别位于《六丑·蔷薇谢后作》《菩萨蛮》“银河宛转三千曲”、《宴桃源》《月中行》题下。汪楚宝，汪东同父异母弟，汪凤瀛先生第四子。193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土木工程系，是著名的建筑学家，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虽然他留存的案语不多，却足证吴门汪氏之家学传统。钞录中偶见缺字。如《齐天乐》“荆江留滞最久”下“旭初师云汉曰□江……”，“江”字前缺一“荆”字。《水龙吟·梨花》“樊川照日”下“旭初师云：……有大梨如五升瓶，落地则□”，“则”字后缺一“破”字。《蝶恋花》“蠢蠢黄金初脱后”集注后录：“旭初师云吴□《答李曜诗》‘韶光今已输先手’”……“吴”字后缺一“圆”字。现据《梦秋词》附录《郑校〈清真词〉批语》说明于此。

外祖母于1977年因交通事故遽尔离世。这两部手稿，均字迹工整、保存完好，当有完成后付梓之想；然而天不假年，我们终无法得见全貌了。两部手稿尘封于篋筒久矣，为纪念沈祖棻先生110周年诞辰，经中华书局编辑郭时羽女士大力促成，得以影印行世，虽非完稿，亦可见一时文脉流传、薪火相承。

出版事宜确定之时，我正应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邀请，进行为期半年的驻访。在绿树葱茏的之江校区与师友相与鉴赏，共探渊源，先人笔墨晨夕相对，尤觉思慕怀想之情有所依止。

（本文作者系《沈祖棻诗学词学手稿二种》主编，沈祖棻外孙女，也是沈先生著名长诗《早早诗》的主人公。）

2018年深秋，叶宇青先生115周年诞辰之际，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叶宇青诗集》，令我很是欣慰，终于成就了一桩好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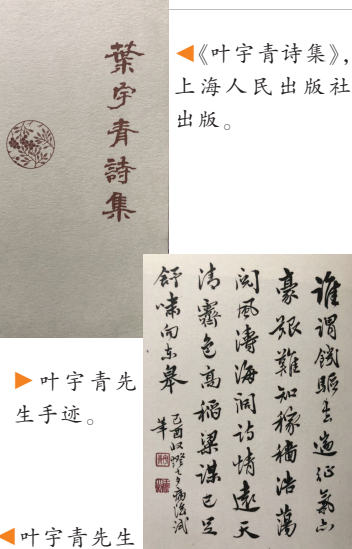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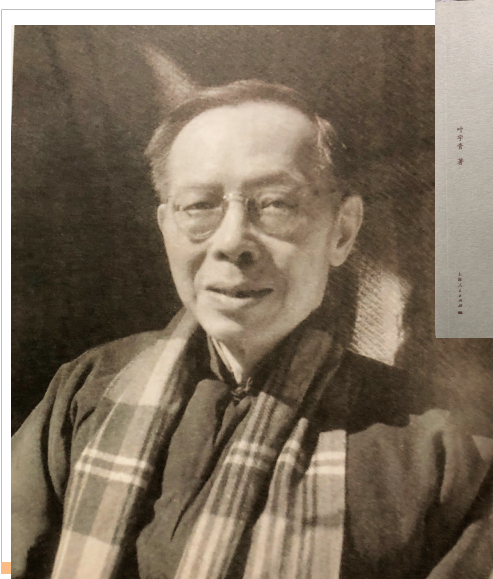
2017年春上，我很偶然地结识了叶兆铃先生，由此知道了他的父亲，也由此读到了他父亲生前写下的旧体诗。他父亲叶宇青先生，字玉农，晚年别署抱遗，祖籍洞庭东山，是一位学识渊博却一生清平守节、淡泊名利之人。早先，溧阳的老师郑孝胥赏其才学，欲聘其北上，但他拒绝了；抗战时期，有人荐诸汪伪政府任职，虽高官厚禄他也坚辞不受。他一生只在设于上海的法国领事馆工作了20多年，从1925年春开始主事领事馆文牍工作，直至1949年后中法关系中断乃决然辞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商务印书馆筹划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叶先生参与译事，并为保持原著面貌，多次与出版社信札往来，谓“古圣贤者，焉能远拟未来，投合于千载之下”，最终使出版社接纳他的意见而不再对原著进行改动，这在当时的情势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叶先生于旧体诗功力深厚，刘海粟先生曾称其诗为袁枚以来所罕见，我读过也甚为喜欢。叶兆铃先生对我谈起，希望能将父亲的诗作付梓出版，既是传承中华文化，也是对父亲最好的纪念。我当下便应承竭尽努力，后来得到各个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如今，封面典雅素净的《叶宇青诗集》问世了，我想，叶先生也当九泉欣然的。

事实上，叶先生的诗集能够得以出版，全赖他的几个儿子对父亲的敬爱之情。由于历经战乱和浩劫，叶先生的诗作散失大半，损毁难计，如《劫尘集》，他已自

极目长天问好音

——写在《叶宇青诗集》出版之际

■简平



▶叶宇青先生手迹。

▶叶宇青先生

▶《叶宇青诗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书序言，但诗作却散落无迹，我们现在只能从那篇200余字的骈体文的序言中管窥大概，那是叶先生80年前的创作，当时他个人正居丧父之痛，而国家又遭寇患之忧，万千思绪尽应在诗中。叶兆铃的三哥叶兆曦自新民晚报社退休后，精心整理父亲旧篋，乃从残剩旧书日记簿页中，陆续搜集出诗词245首，并一一校点注释。而叶兆铃的二哥叶兆澄同样为整理、出版父

亲的遗稿而不遗余力，我从中感受到他们兄弟对父亲一片真挚的孝心。

《叶宇青诗集》分上编《紫琳映阁诗稿》120首，下编《抱憾室诗录》125首，按年代先后为序，“以次录之”。我在读叶先生的诗作时，每每因会心而动容。《西霞游草》为现存叶先生最早的作品，写于他17岁之时。“别情如水最殷殷，桂棹且停寄语君。魂梦来时何处觅？西霞深处问闲云。”

少年人对友情、对未来人生的怀想，都写得诚恳而舒朗。1938年农历丁丑除夕，他在《除夕》一诗中表达了对国难当头的忧愤以及对抗战胜利的期盼：“浮幢浩劫几时消，风雪关河岁又凋。何忍伤心思佳日，最难挥手送今宵。凄凉骨肉无家别，惨淡旌旗入望遥。孤屿一楼宁作恋，闻鸡且欲听春潮。”家国动荡，山河飘摇，旌旗在望，黎明可待，一切都凝于笔端。1952年11月7日，叶先生写下了《五十岁作》：“谁将广乐奏钧天，梦断华胥亦可怜。我觉人间哀乐倦，强须扶醉过中年。”这是他在知天命之时，环顾周遭所生出的了一番姑且勉强之意。《何须》是叶先生在其长子，也即叶兆铃的大哥叶兆纶在农村插队落户时不幸遇难后写下的悼亡诗：“尽看去日随流水，闲对长空送夕晖。历倦冰霜人亦老，凌云欲待几时归。”实是痛心疾首。《乞海粟画梅》写于1969年3月，诗曰：“嚼雪餐冰冷自知，怕看烂漫斗芳时。凭君玉照翻新谱，为写东风第一枝。”困顿时分，老友互勉，真情动人，刘海粟先生读后深为叹服，言该诗起结尤佳。

在我邀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文艺评论家汪涌豪先生为《叶宇青诗集》作序后，汪先生断客披吟，为其才情而感动，认为诗作“缜密以栗，出清真而归玉田，总要以清为质，树体于雅，亦间有可观。”我深以为然。“极目长天问好音”，时间的流水总是无情地淌过嶙峋的岩石滚滚趋前，好在岩缝石隙间也总会留驻一些东西，譬如叶先生的清雅而发乎真情的诗作，让活在当下的我们可以低迴怅触。